闲情偶寄▶

声色犬马蛋炒饭

□倩影如莲

有些地方，蛋炒饭叫木须饭，按字来说，该是木樨饭。唐鲁孙说自家雇厨子，先拿鸡汤试厨子的文火，再拿青椒炒肉丝试厨子的武菜，最后一碗蛋炒饭，是试人家是不是大手笔厨师。他又说，炒饭要弄散了炒，鸡蛋要另外炒好，不能金包银。因为饭粒裹了鸡蛋，胃弱的人不好消化。

但逯耀东却另有一说。按他说，蛋炒饭起自养了红拂、辅了隋朝、伯乐了李靖的杨素老师。杨老师写一手魏武风格的诗，大行且顾细谨，发明了金包银。隋炀帝下扬州，把大好头颅和饭都留在那儿了。

于是，两种风格就留在这儿了。是蛋和饭粉身碎骨炒成一气，还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水乳交融？提过锅铲的都明白：前者是挥毫泼墨乒乒乓乓大写意炒法，后者是工笔细描溜边沉底小尺幅手札。

当然，街边小店经常不在意其中区别。运气不好，蛋少饭软，一盘略带黄色的玩意儿端上来，就很不中吃。但这并不妨碍蛋炒饭街衢尽知。再萧索的大排档，再见了城管就抱头鼠窜的夜间摊，总有一碗蛋炒饭可以做。巴洛克一点的诸如扬州炒饭、海鲜炒饭什么，骨子里其实都还是蛋炒饭，只是姹紫嫣红加许多配料而已——就像《红楼梦》里茄鲞再配多少只鸡，骨子里还是茄子。

有段时间寻思，为什么不是菜炒饭、肉炒饭，或是直截了当的油炒饭，而偏要是蛋炒饭？大致的结论是，油炒饭太腻，而且虚假繁荣；菜炒饭太清贫；肉炒饭？“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罪过罪过。蛋炒饭恰好是一个中正醇和的东西：既不大荤得难以寻觅，又不素净到让肠子清苦。而且，鸡蛋这东西的可塑性强，不用切，不用洗，一打下去，想怎么炒怎么炒。加油就香，加盐就咸，加点葱花煸炒，味道就出来了。

姑且不论唐老师的蛋饭分开是否合理，但他说要把蛋炒饭炒到乒乒作响、葱花爆焦、饭粒爽松不腻，确实是这么回事。一碗蛋炒饭比一碗饭的可爱之处，在于饭是主食，是端庄的正宫娘娘，蛋炒饭就花团锦簇多了，像昨忆巫山梦里魂的才人。谁不知道才人和娘娘骨子里都是一回事？妙就妙在外面那油香和口感。好的蛋炒饭与黄蓉给洪七公做的肉条一样：吃的就是一个混合的口感。饭粒松软，炒蛋柔嫩，外加蛋香和油香，比单纯的一碗饭，声色犬马得多了。

所以，蛋炒饭是这么回事：不怕油腻厚味，最怕人情冷漠。李寻欢被押去少林寺，路上俩孩子哭着说：“发了财我就不吃油煎饼了，我就要吃蛋炒饭！”那两个孩子心中，想必也不是华丽的千贝鱼翅喧宾夺主、临了加一点蛋星的炒饭，而是油多蛋重一大盆的东西。那是你在饿足一天后的黄昏，在街角小馆里，喝着酸辣汤，大口用筷子扒拉的、喷香满口、抹你一嘴油的东西——最真实的蛋炒饭。

■编辑：孔昕 美编：马晓迪 ■邮箱：kongxin3057@163.com

性情文本▶

□王丹枫

没有故乡的人

有没有一个地方让你日夜为它惦记着？

于我而言，有两个：一个是我出生长大的地方，我的故乡；另一个是我现在工作和生活的这座城市。

在这座城市里穿行，我时常会因为听到某句乡音、吃到某道家乡菜，心里猛的一颤，故乡的画面犹如怀旧影片在眼前不停地切换。而一旦某一天真正回到了故乡，却又心生疏离之感，一阵一阵思念起那座久居的城市。

很多时候，跟新朋友见面经常被问道：你是哪里人？我说，我的籍贯是湖北广水，而我长期居住的地方是北京。或许是日久生情，不管这座城市承不承认我的“北京人”身份，我内心里已经把它当成了故乡。正如周作人所言，因朝夕会面，遂成相识，“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

进城十来年，我已经越来越习惯甚至开始喜欢上这里了，那种喜欢没来由地在心里疯长。每次接到家乡人打来的电话，我已经很不习惯跟他们说方言，也不再像初来这座城市时接到他们的电话心里便怦然掀起一阵血脉贲张的愉悦风暴，一切变得平常再平常。或许他们面对我的日渐“陌生”，也开始疏离我，甚至在内心里审判我是“故乡的叛徒”。很多家乡的玩伴说我变了，特别是我用普通话跟他们讲话，没讲几句他们就不干了，逼问道：“你真不会讲家乡话了？”我马上改说家乡话，竟发觉：从我嘴里蹦出的字词怎会那般生涩，丝毫没有灵动的气象？

是我背叛了故乡？不，我还是原来的我。只是，故乡的好，要有距离才能真切感受到。午夜梦回时，乡愁悄然而来，不过，那乡愁泛着旧旧的晕色，都是些很老很老的往事了，想想却巴不得都还在眼前。

没有一个地方像那时的故乡那样迷人。日已衔出，空中白云邈邈，阳光朗照，牛在山坡上吃草，我掏出小人书看“葫芦兄弟”，看腻了就地躺在草地上打滚，或者枕着双臂胡思乱想。不时有蚂蚱在身上立定跳远，云雀的叫声悠扬而清脆欲滴。就在我沉醉在滑滑的风溜过皮肤的一刹那，有小伙伴拿狗尾巴草在我的耳朵里挠来挠去，我猛地站起来撵他，闲得无事的狗紧跟在我屁股后面疯跑……多年后想起这般景象还觉着妙趣横生，那时的我们可爱得不行。

现在，故乡失去了往日的风骨，每一次从城里回来，它都像跟我玩变戏法似的，让我找不着北，我一度误认为闯进了他人故里。巷子里凸凹有致的鹅卵石板路换成了生硬死板的水泥路，泛着时光履痕的白墙灰瓦已被清一色的红砖小洋楼取代，曾经放牛任意打滚的山坡也被某个温州老板征用盖起了纺织厂，那些曾经走过的路、玩耍过的稻场、摘过桑葚掏过鸟蛋的树，统统都没了踪影。一切的一切都变了，只是生活在其中的故乡人漠然无知。

每到年根，即使满怀着感念，如候鸟迁徙般从千里迢迢之外的城市辗转回到故乡过春节，那年味也是一年比一年淡。春节在老家暂居的十来天，我就像个远道而来的客人，无所适从。与曾经特别熟悉的玩伴叙旧，他谈他的城市，我谈我的城市，有时候甚至会无聊到为各自寄居的城市孰优孰劣争得面红耳赤，只有当儿时的旧事涌来才又把大家拉回到共鸣的轨道上。我们究竟是怎么了？是不是附着于泥土的根从我们进城的那一天起就被拔走了？带着根去漂泊流浪，所以，我们现在才这般无所依托？

身为一个忠实的行者，每天穿梭于钢铁森林，虽然房屋限购令、户籍、社保、医疗等诸多壁垒令寄居的我们一次次黯然神伤，但从投奔城市的那一天起，我早已做好了忍辱负重的准备。城市的繁华背影下，充斥着如我这般密密麻麻的外来者。带着乡音，我们无法证明自己属于面目全非的故乡；拿着名片，我们也无法暗示自己属于暂住的这个他乡。“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罢了，我越来越清楚，现在，我成了没有故乡的人。

百感交集，总是期望着峰回路转时，故乡还在原地为我停留——可能吗？其实，我们一直在和被故乡抛弃的俄国诗人曼德尔什塔姆并肩行走，“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这句诗一经出口，即刻好像青天白日里一声响亮，我的心瘫在那里了。

以后，千万千万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因为我已经没有了故乡。我是一个彻头彻尾带着根流浪的人，浪迹何处？流向哪里？终究只是生命的形式和走向罢了。如果某一天，我和带着地理意义上的故乡人相遇，那不是你们所想的“老乡见老乡”，是带根的流浪人与带根的流浪人对任何地理上的“故乡”都不具迁腐情结的一次现实观照。

行走笔记▶

□张志庆

澳门随想

不少人说起澳门，常常就一个字：“赌”。我不愿把澳门看做一座赌城，尽管博彩业收入占澳门GDP的比例很高。以葡萄牙文化为主的西方文化及佛教、妈祖崇拜、休闲娱乐等构成澳门多元共存的文化现状。古老的教堂，妈阁庙，遍布城区各处的鲜艳的粉红色、橘黄色墙体的葡萄牙小楼，路边随处可见的小小香炉，无不时时散发出迷人的文化气息。

2011年12月23日晚，澳门文化局直属的澳门乐团联合上海歌剧院合唱团在澳门“玫瑰堂”举办了一场“圣母赞主颂”音乐会，我有幸作为嘉宾应邀参加。音乐会演奏了18世纪意大利作曲家维瓦尔第的《圣母赞主颂》、19世纪法国作曲家古诺的《圣母颂》等，一个多小时的音乐会，在圣乐的时而悠长、时而激昂中很快过去了。当指挥查伟革满头大汗地过来握手时，我才意识到音乐会就要结束了，我站起来脱口而出“Wonderful”。

第二天晚上，平安夜，我想看看玫瑰堂有什么活动。步行而至，只见议事厅到大三巴牌坊一带人潮涌动，热闹非凡。已是晚上10点多钟，几乎所有商店、茶餐厅都开着门。民政总署大楼和广场各处的大楼小屋都挂上了彩灯，喷水池旁是圣诞老人和动物造型的彩灯，围着喷水池摆放了一圈。拐入大三巴旁边的一条小巷，走出一两米远，周围就没有了嘈杂。小巷中几乎没有车辆，行人也不多。一个人漫步在碎石铺就的窄路上，顿觉神安心静。突然，一阵钟声从不远处传来，在寂静的夜空中格外清亮，戛然止住了我的脚步。钟声中，我的思绪一下回到了英国剑桥。剑桥市镇上，傍晚、夜里，时时不知从哪个教堂传来钟声。人们或正在剑河边草地上看书、聊天，或正骑着自行车在桥上疾行，钟声响起，有人继续前行，有人站住，有人从忙碌中、从书本中抬起头来，静一静自己。从剑桥回来已经一年多了，那里的一切依然暗暗萦绕于胸。记得读过一位在剑桥访学的学者回国后写的文章，说自己回国后马上陷入工作、家庭的忙碌中，似乎把剑桥的一切忘记了。三个多月后的一天，洗完脸，抬头看见镜中的自己，突然想起剑桥，禁不住潸然泪下。这就是剑桥的魅力，似乎每片树叶、每块石头都透着书香的文化魅力。

我知道，钟声来自前方的圣安东尼教堂。圣安东尼教堂又名“花王堂”，是澳门最早的耶稣会教堂，始建于16世纪中叶，20世纪30年代重修。来到教堂，这个平时安静的地方挤满了人，或坐或站。神父正在讲道，用粤语。听不懂，我悄悄离开，来到旁边的基督教墓地。墓地前面是一个小教堂。比起玫瑰堂、圣安东尼教堂，这个教堂非常简朴，也只能容纳几十人。已快夜里11点了，这里正要开始一场礼拜，教堂里已坐满了人，门外还有十几人。音乐响起，是O Come All Ye Faithful，伴随着众人的合唱，别样的动人悦耳。一个八九岁的金发男孩举着比他还高的十字架，和他身后的高大的牧师一起，唱着圣歌，庄严地从门口缓缓进入，走到祭坛前。

站在那里，在圣歌声中，我慢慢闭上有些湿润的眼睛。

愿世界平安！少一些天降的灾难，少一些人为的杀戮和伤害。

愿学校平安！老师们、同学们平安。

愿朋友平安！愿家人平安！

不知不觉中，眼泪涌出，静静地流淌下来。

第二日，一觉醒来，阳光灿烂。街道上出奇的安静，偶有车辆驶过。

新的一天、新的一年，就这样开始了。